

金庸新著

大

俠

風

清

揚

下



大侠风清扬

金庸新著

(下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六大魔尊将风清扬团团围在当中，各施平生绝技，只杀得天昏地黑



“斗转星移”一施出，只听得叮叮当当，轰轰隆隆声不断，如金击相击，随即“哎哟”一片惨叫，但见十几人仰面跌倒，各人兵刃皆插在自己身上



风清扬正欲往下跳，忽听一物破空而至，晨光曦微中，只见一面绸旗插在地上，两面俱是血红大字“令”



风清扬跪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缓缓取出那柄短剑向颈上抹去，躲在石后的少女“啊”的一声惊叫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邂逅获宝起祸端 | (1) |
| 第二章 | 煞星为友惩凶顽 | (33) |
| 第三章 | 慕容名雪颜如玉 | (60) |
| 第四章 | 群豪震慑脑神丸 | (90) |
| 第五章 | 赫然一剑群魔走 | (120) |
| 第六章 | 云雨阳台迷巫山 | (147) |
| 第七章 | 一人挑动天下乱 | (177) |
| 第八章 | 天师救驾真武观 | (205) |
| 第九章 | 一阳指功显神功 | (237) |
| 第十章 | 天师劝传双修功 | (287) |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五岳聚首议结盟 | (313) |
| 第十二章 | 魔尊神功慑群雄 | (339) |
| 第十三章 | 多情却罹无情劫 | (391) |
| 第十四章 | 拚将一死酬知己 | (414) |
| 第十五章 | 异军突起勤王师 | (442) |
| 第十六章 | 美人柔情浑如梦 | (475) |
| 第十七章 | 手足相残无义战 | (497) |
| 第十八章 | 结怨武林只关情 | (524) |
| 第十九章 | 神游太虚双修功 | (549) |
| 第二十章 | 五岳结盟华山巅 | (573) |
| 第二一章 | 十大神魔攻华山 | (595) |
| 第二二章 | 大风起兮名清扬 | (621) |
| 第二三章 | 虽死犹生生犹死 | (637) |
| 第二四章 | 情痴魔痴总是痴 | (655) |
| 第二五章 | 禅语心籁共天鸣 | (687) |

第十六章 美人柔情浑如梦

唐遼道：“毒倒不算厉毒，只是使毒之人太过歹毒，这毒共有三十六味，为君的便是牵机毒，本来此毒入口即毙，可称无救。他又兑进十六味奇药，延缓毒性发作，如此一来此毒倒可解了，然则此人又有十九味各门奇毒，互相牵制、压伏、纠缠固结将牵机毒包于其中，如此一来，解牵机毒则其他奇毒俱发，先解其他奇毒则牵机毒又立时发作，是以属下思忖多时，竟无办法，不知此人究竟是何用意，若欲毒死这姑娘，单只牵机一味足矣，若欲胁制这姑娘，便不该下此无解奇毒，此人多半是个使毒的疯子，属下实在参详不透，只有向风公子请罪了。”

众人相顾骇然，不意使毒药人犹有这么多的学问。风清扬黯然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圣贤所难免，唐兄已然尽力了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

唐遼自负身为唐门第一使毒高手，用毒、解毒早已不作第二人想，不料竟尔遇上一例无解奇毒，使毒人虽非向他下手，可他却似与人斗毒输了一般，心下好不难

过，复思此毒用法之巧，愈钻研揣摩愈觉兴趣无穷，便如习武之人见到一门怎么也学不会的奇妙武功，不但不会知难而退，反而更加精研覃思，决不会半途而废。

他情知此毒非一时三刻所能破解得出的，心下早有计较，从怀中摸出一个蜀锦绣囊，取出一枚通体莹润、隐隐若有红光射出的玉蟾蜍来，递给风清扬道：“风公子，此乃兄弟世代传家宝物，通犀玉蟾蜍，佩在身上，万毒不侵，将它放到姑娘口中，或可起解毒之效，不过此毒诡异莫名，能否保住性命也难说得很。”

风清扬大喜，不管有无大用，总算有希望，当下一揖到地，道：“多旋唐兄。”将姑娘口齿撬开，放进鸽蛋大小的通犀玉蟾蜍。

众人此时方有时间坐下来享受美酒佳肴，葛氏五雄已然酒足饭饱，见风清扬身边躺着一位美貌少女，大感兴趣，品头论足。

风清扬饮干一杯酒，问唐逵道：“唐兄，你是使毒行家，可否由下毒手法上推测出是何门何派所为？”

唐逵道：“风公子有所不知，使毒一道与武功并无二致，我们见到某人所负刀剑拳掌的伤，往往便可推算出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，甚至推算出是何人所下的手也不是难事，使毒也是这般。”

风清扬一喜，道：“唐兄可知这位姑娘的毒是何门何派所制，是何人下手？”

唐逵道：“照说兄弟一见所中的毒，便可知晓，各门

各派所居地域有别，所产毒物自也不同，配制之毒因此便有泾渭之分，此其一；各家祖传毒方与下毒手法沿袭已久，也与武功一般代代相传，中间虽有小异，大致总是不错的，此其二。各人所习手法便因师门关系而有一定路数可寻，其中还有许多禁忌，比如我唐门子弟只许在暗青子上喂毒，却不可在食物、饮水及衣物等上下毒，至于其他门派，亦各有规矩，行走江湖时纵然性命交关，也不可坏了规矩，此其三。”

解风笑道：“唐兄弟，这些你不妨以后再讲，先说说下毒之人姓甚名谁，何家门派，风公子可要急疯了。”

唐逵面色一红道：“帮主，属下正是猜不出此人来路，才将这些门道说给大家听，风公子和众位兄长都是见多识广的人，或许能帮兄弟想出来。”

解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就往下说吧。”

唐逵续道：“由此三项，一般毒伤落入行家眼中，自是一望便知。”

葛无病道：“照啊，你说一望便知，现今望十望百望也望了，怎地还不知啊？”

葛无伤道：“这小子定是看人家姑娘貌美，是以左望右望上望下望，偏不说出个名堂，那是想以后再望。”

葛无痛道：“他岂止十望百望而已，还捏着人家的手，左摸右摸上摸下摸，分明是乘机揩油。”

葛无灾道：“这还不过瘾，还偷了人家一根头发，大嗅而特嗅，分明是不怀好意。”

风清扬忙喝道：“几位叔叔别打岔，这位姑娘是我师傅喜爱的人，你们一打岔，唐兄想不起来，转头师傅怪罪下来，你们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。”

五人一听段子羽的名头，登时嬉笑之态尽敛，只有葛无难适才没抢到发话，憋得着实难忍，开口道：“这姑娘不是你媳妇吗，怎地你师傅又喜爱上了？”

风清扬不虞这五人好辩成性，六亲不认，连自己的话也不依不饶的，何况这番话确是大有语病，一时竟尔语塞。

解风忙道：“这姑娘是段大侠的徒弟媳妇，段大侠焉有不喜爱之理。”五雄一听倒也言之成理，当下不敢再辩，惟恐一时忍不住坏了大事，盘膝坐好，口观鼻，鼻观眼，眼观心，依照段子羽所传内功心法入定去了。

风清扬长叹一口气，知道纵然砍他们两刀，他们也不敢出声叫痛的，但解风当众说这姑娘是他媳妇，却也大感尴尬，道：“大哥千万别乱说。”

解风哈哈笑道：“兄弟，人家已为你死过一次了。这次就怕救不活，倘若活转来，你不娶她，叫她死第二回吗？最难消受美人恩，哥哥我是怕了，这回轮到你受罪了。”言下大有幸灾乐祸之意。

风清扬面上一红，寻思这姑娘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，以后的事不过是好好安葬她罢了，大哥喜欢说笑便由他说去，遂道：“唐兄，还请接着说下去。”

唐遼说道：“使毒害人，世人都以为卑鄙下流，其实

以毒制人较之刀剑加身那是慈悲得多。”

解风笑道：“唐兄弟，你自家用毒便如说是说，旁人忌惮你的暗青子可远在刀剑拳脚之上啊。”

唐遼笑道：“属下绝非此意，只是刀剑拳掌不长眼睛，不是取人性命，便是残人四肢，总是死残者多，生全者少。以毒药制人，却可制人而不伤人。制住对手后亦可解去毒性，使对手毫发无损，岂非慈悲之举？”

众人均感有理，然则内心无不觉得，宁可面对一武功高强的对手，也不去应付一个使毒行家，一剑加颈较诸被人毒得生死两难可痛快多了，是以应声不甚响亮。

唐遼道：“我说了这些，是让大家知道。使毒的手段并不阴毒，只是大家用剑用惯了，自然觉得使毒有失光明。其实用毒方面一向悬有厉禁，凡习练毒术者均须恪守不得触犯，第一条便是不许使用无解的毒药，各家门派斗毒较技，在所难免，倘若均下谁也不能解之奇毒，便是徒伤人命，于人于己均无好处，纵然赢了也无光彩。反要招致使毒门派的群起之攻。便和习武之人不分青红皂白，不论有仇无仇，一味滥杀无辜一样，向这位姑娘下毒之人毒理精湛，手法高明，想来必是名家，不知何以甘犯禁条，这便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所在。”

众人听他讲述一篇毒经，均兴致盎然，他既百思不得其解，旁人更难想清其中奥妙。

忽听远处一个声音道：“好小子，果然有些道行。”

风清扬霍然长身而起，循声扑去，两个起落，已然

扑至声音发出处。

一丛矮树后，一条黑影倏然飘去，风清扬一扑未中，心下微感惊异，脚尖点地，衔尾直追。

前面那人身法飘忽，犹如急风飘萍，风清扬轻功展开，疾逾奔马，却未将距离拉近，心下骇异，猛然道：“赵鹤，又是你在捣鬼。”

前面那人朗声道：“赵鹤是甚么东西，风公子看走眼了。”

两人说话之际已奔出一里有余，风清扬大是纳罕，武林中轻功堪与自己比肩的仅赵鹤一人而已，几时又冒出这么一位轻功高手，再细瞧那身法，果然与赵鹤迥然有异，轻灵飘忽中似有一股说不出的妖魅之气。

直奔出十余里外，那人转身上了一座山坡，风清扬蓦然有省：此人莫非使的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之计？心中一犹豫，脚下便缓，转念又想，大哥那里高手济济，全帮精华尽萃于彼，此人使计不假，却不是调虎离山，而是诱我入彀。

前面那人立于高坡之上，道：“风公子不敢上来吗？要不要我下去接你一程？”

风清扬心头火起，明知此人使的激将法，偏生受不起激，身形展开，如电般蹿上高坡。

那人朗声长笑，向上疾奔，纵跃之间，宛若无物，直如秋日旷野中飘闪不定的鬼火，风清扬近日来提心吊胆，处处小心，心中积怒已久，被此人引逗性起，长啸一声，

提气疾跃，林木在身旁如飞驰过，两耳风生，胸襟大爽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疾奔了两个时辰，已然奔至山顶，那人路径似乎稔熟，东一闪西一蹿甚是快捷，风清扬于转折之际却要凝神戒备，以防两侧随时发动的伏击，直至山顶才与那人追了个首尾相接。

只听那人喘吁吁道：“风公子果然好轻功，若在平地，我早已被你追上了。”

风清扬伸手抓去，喝道：“阁下引我来究属何意？”一爪抓住，竟将那人扳了过来，风清扬不意得手如此之易，一时竟怔住了。

那人全无敌意，笑道：“风公子别来无恙？”

风清扬“啊”的一声惊叫出来，但见皎皎月光下一张端正俏丽的脸，神色似笑非笑，颇具妩媚，竟是那日在草丛中整治得解风生死两难，至今尚谈“色”色变的少女。

风清扬讶然道：“怎会是你？你在这儿作甚？还不快走。”言下颇是关切。

少女嫣然笑道：“你是怕你盟兄杀了我？多谢好意。”蓦然花容欲变，转过身去，哀哀切切哭泣起来。

风清扬登时慌了手脚，他是最见不得女孩子哭的，上前道：“姑娘怎么了？有谁欺负你？”

少女泣道：“除了你还有谁。”

风清扬奇道：“在下与姑娘只见过两次面，话未说上十句，几曾欺负过姑娘？”

少女哭得愈发凶了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害了你大哥，你为什么还不杀我？还这般关心人家，不是欺负我怎的？”

风清扬如坠五里雾中，直感匪夷所思，自己关心她，不杀她为盟兄雪耻，反成了欺负她，天下宁有是理？他与女孩子打交道甚少，慕容雪偏生也是刁蛮任性，喜怒无常的主儿，只当女孩子全是这般心性，可内心深处却也觉得，这女孩子妖艳淫荡，害大哥不浅，自己确是该当拔剑杀掉，可连动武的一点念头也没有，不由得对自己也甚是忿然。木然半晌，柔声道：“姑娘保重，在下告辞。”

少女蓦然止啼，喝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
风清扬道：“来自何处，复归何处。”举步又行。

少女急道：“不许走，我拚着性命不要，将你引出来，你就恁的一走了之？”

风清扬不禁停住，心想这话倒也不假，假若被解风觑见，手下高手群起攻之，这姑娘多半性命不保，便回身道：“姑娘有何赐教？”

少女见他转过身来，心中一喜，嫣然展笑，风情万种，娇声道：“甚么赐教不赐教的，陪我说会儿话，小女子感激不尽了。”

风清扬双眉一轩，便欲动怒，气还没上头便无影无踪了，苦笑道：“姑娘何苦消遣在下。”转身又行。

那少女急道：“回来。”

风清扬脚下加快，惟恐自己莫名其妙地心一发软，当

真会应声而回，霎时间已飘出三十余丈。

忽听少女道：“那解药你是不要了？我可扔到山崖里了。”

风清扬心头一震，飘身又回，厉声道：“甚么解药？”

少女启齿笑道：“当然是你身边那位，甘愿与你死同穴的多情女子的解药了。”

风清扬惊喜参半，狐疑道：“姑娘有解药？”

少女昂然道：“这‘牵机百解百死’毒，除了本姑娘还有谁配得出。可笑唐逵那小子不自量力，还想解去我下的毒，他们唐门那点道行也配接本姑娘的道儿？”

风清扬犹疑有诈，怎么也不相信这千娇百媚的少女竟然会是一个使毒名家，急中生智，试探道：“这毒名恁的怪，不知作何解释？”

少女笑道：“你是不信我有此手段，告诉你，此毒是三十五种奇毒拱卫牵机毒为君，毒中藏毒，毒又制毒，解此则彼发，解中则外发，俱解俱发，是以称之‘百解百死毒’，若非如此，怎难得倒唐门使毒第一的唐逵。”

风清扬至此坚信不疑，大喜过望，上前一揖道：“请姑娘赐还解药，风某终生感佩大德。”

少女笑容峻敛，粉面含霜道：“凭什么？”

风清扬怔住了，少女接着道：“莫以为你不杀我，我会领你的情，感你的恩，说不定你杀了我倒会好些。”

风清扬苦笑道：“姑娘说笑了，如肯赐给解药，风某可以保证武林中无人敢动你一根手指。”